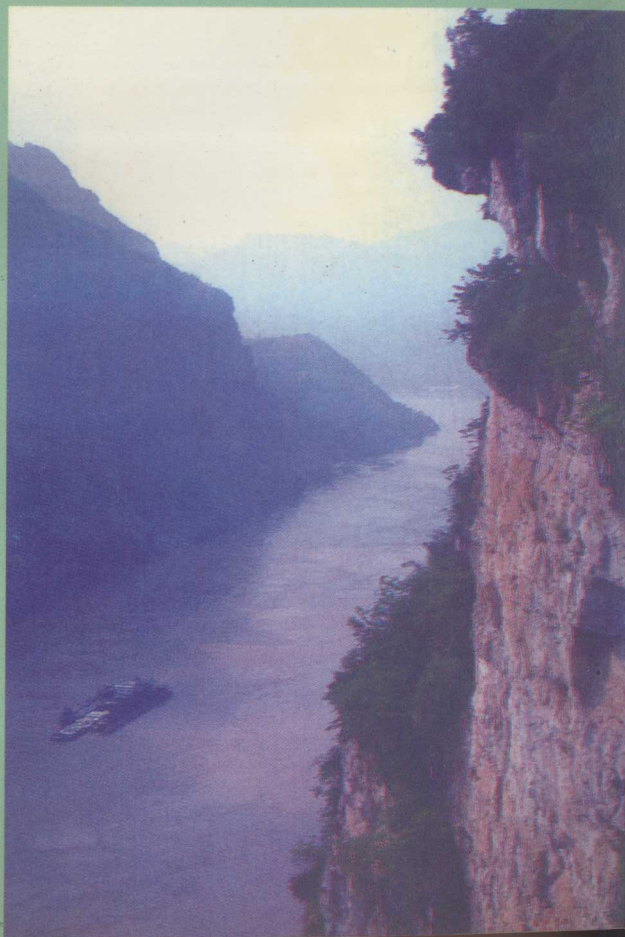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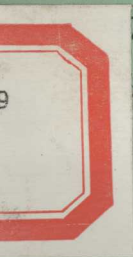


巴渝作家书系

人在旅途

周有才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186

巴渝作家书系

人在旅途

周有才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渝作家作品集/黄济人、冉庄编,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 11

ISBN7-80099-347-7

I. 巴… II. 黄…冉…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重庆 IV. 121
8.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107 号

三峡出版社

人在旅途

周有才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05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全套定价:66.00 元

ISBN 7—80099—347—7/I·61

《巴渝作家书系》总序

黄济人

巴渝作家这个概念抑或提法，显然是随着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而产生出来的。重庆与四川虽说是“不分开是一家人，分了家是好邻居”，巴文化与蜀文化，虽说是早被历史交融成浑然一体的“巴蜀文化”的存在态势，而且必然永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即便是好邻居，即便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巴渝作家也应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诚然，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虽以它的古老与神奇，它的辽阔与富饶，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影响，越过巴山蜀水，走出剑门夔门，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社会在发展，文学在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好些兄弟省市的作家群体脱颖而出、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的淙淙溪流却没有能够汇成万顷碧波，更无法同我们的长江上游波翻浪涌的景象与气势相匹配。究其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而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去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则成了摆在我们巴渝作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有鉴于此，《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与出版，正是旨在繁荣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协调和帮助重庆地区的作家能够在目前出书难的客观情况正常出版文学作品和评论书籍,以不断推出巴渝大地上的文学新作与文学新人。

《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方针是一年一套,一套十本。从加盟该书系第一套的作家队伍来看,既有活跃在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的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也有笔耕不辍、卓有建树,支撑着巴渝文坛的中年作家、中年评论家,更有近两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许不多,但清新、鲜活,一有问世,便受到读者与专家的关注。另从该书系第一套的所有作品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既保存着“巴文化”的慄勇、强悍以及雄劲之风,又渗透着“蜀文化”的细腻、轻柔以及典雅之韵,实则堪称巴渝文坛的新成果与新收获。

春种秋收,年年如此,则巴渝文坛甚幸,中国文坛甚幸!

1997年中秋节于重庆

作者自序

在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我终于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散文集，不说是欣喜若狂，也多少有点笑逐颜开了。尽管它面目丑陋、文字晦涩，难登大雅之堂，但我仍然视为珍宝，因为它毕竟是己出，而且是中年得子。

这本散文集我之所以给它取名叫《人在旅途》，是因为在这本集子中所收集的都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所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真实事情，这其中也包含着我的爱、我的恨、我的痛苦、我的欢愉、我的遗憾。可以算得上是我坎坷人生的一份记录。

不知什么原因，近来我常有这样的人生感悟：总觉得自己的一生忙忙碌碌，好象总是在赶路，而且始终是在路上，永远也达不到终点。

分析自己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大概是缘于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错误认识，总认为当一个人的婚姻、工作、生活都不能给他带来归宿感的时候，那么他就注定只能走在路上。

我时常想，一个人今生的开始，不是从呱呱堕地起，也不是从上学识字起，而是从自我意识的萌生，个体真正从母体断裂后起。只有从这个时候起，你才感觉仿佛从沉睡中突然苏醒，你才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熟悉的一切，开始感到孤独、寂寞、自爱、自尊……。这个时候你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开始启程上路了。

当然,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自愿上路,他们总希望能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归宿。但往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自己都还不知道想干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有时甚至是自己根本无法选择,于是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上了路。

在路上走的人虽然很多、很多,但却是各走各的路,他们不能结伴而行,彼此只能遥遥相望;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孤军奋战;而且永不驻足、永不相迂。只能在时间的尽头生命终止的地方,他们才会停下来歇息,重新聚会,互道一声“辛苦”,以抚平他们在路上留下的累累伤痕。

行路难,需共勉。为了给那些准备上路的或者已经上路的朋友们,在小憩的时候送上一缕温馨,一丝安慰,以排遣他们在旅途中的孤独、寂寞、劳累、忧愁,于是作者便想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

不知读者肯否接纳这点心意?

作者

写于1997年初夏

目 录

《巴渝作家书系》总序·····	黄济人(1)
-----------------	--------

作者自序·····	(3)
-----------	-----

乡情悠悠

父 亲·····	(3)
----------	-----

母 亲·····	(8)
----------	-----

寻根记 ·····	(14)
-----------	------

故乡的路 ·····	(19)
------------	------

人生苦旅

不能倾吐的爱情 ·····	(25)
---------------	------

春去春会来 ·····	(49)
-------------	------

送梅姐上路 ·····	(62)
-------------	------

同学会 ·····	(65)
-----------	------

女儿长大了 ·····	(69)
-------------	------

年轻的寓意 ·····	(71)
-------------	------

美丽的遗憾 ·····	(73)
-------------	------

窗 外 ·····	(75)
-----------	------

今夜,我拨通电话·····	(77)
熏香肠 ·····	(79)
给波波找媳妇 ·····	(81)
自囚记 ·····	(86)
五十岁还要读本科 ·····	(89)

旅途见闻

南行散记 ·····	(93)
猎奇沪沽湖·····	(128)
北京记行·····	(144)

附 录

自然真切 耐人寻味·····	傅世坤(161)
写实中蕴藏着感染力·····	朱广新(167)

乡情悠悠

2020

父 亲

一个人留在人世间的迹印，绝不因他的离去而消失，相反，经岁月的磨洗，会成为一片光彩照人的亮色。

——题记

“峨眉天下秀”。凡是到过峨眉山旅游的人都感触良多，总想提笔写点什么。夜阑人静，当我伏案准备写作的时候，仿佛听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才儿，还不睡呀，都半夜了。写文章又不是一两个晚上的事，把身搞垮了划不来。”我怔住了——这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吗？过去我写东西熬夜的时候，父亲睡了一觉醒来看见我这边还亮着灯，总是隔着布幔这样劝我说，我常打着哈欠漫声应道：“就睡，就睡。”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父亲是1986年1月19日去世的。当我接到爱人挂到单位上来的紧急电话匆匆乘车赶回家中的时候，父亲早已咽了气，被兄弟们从病榻移到了灵床上，他全身覆盖着白布单，身下点着一盏长明灯。我扑上去，掀开父亲脸上的盖脸纸，用颤抖的手抚摩着他那张冰凉清瘦的脸，眼泪禁不住簌簌下掉。我哭着喊着，可父亲再也没有理我——他已经永远离开我了。

父亲这辈子受了很多苦。1904年6月9日他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9岁那年爷爷就过世了，剩下婆婆、父亲两兄弟和一个妹妹。为了补贴家中经济，婆婆白天替人种地，晚上拧麻

纺线，父亲则给人当了放牛娃。孤儿寡母的日子本来就够艰辛的了，偏偏遇上乙卯年天旱，庄稼颗粒不收，因交不上地主的租子，父亲被抓进了黑牢，婆婆到处典当托保，好容易才把父亲救了出来。为了生存，父亲只得离乡背井逃到了重庆城，给人当苦力，打短工。经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吃了上顿没下顿。亏得父亲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干一行专一行，很快就能熟悉业务，因此在隆泰钱庄、蜀江铁厂混事时，老板还愿意留用，活计做得较为长久。父亲没有上过学，但练得一手好字，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有事求他帮忙写字的，他从不拒绝，并不收人家分文报酬。父亲的算盘也打得不错，加上他襟怀坦白，老板常让他管帐，当会计使用。尽管父亲工作异常勤奋，熬更守夜地给人当牛做马，但仍然常常逃不脱失业的命运。民国38年，父亲失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了一家8口人的生计，只得四处借债开了一个小酒店，靠做小生意来维持家庭生活。

父亲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因此生活十分俭朴。可以说，他一生中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山珍海味，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1958年小商小贩纳入合作商店的时候，父亲被定为三级工，工资仅有38元。这个工资数一直拿到他退休。他就靠这点钱来养活一家8口人，其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父亲常常去菜市场买廉价的处理菜，一买就是一大捆。在我们因吃不上猪肉和时鲜蔬菜噘着嘴提意见的时候，他常常安慰我们说：“菜不在精而在于有营养，青叶子菜吃了对身体大有好处。”并以和尚吃素身体好为例证，使我们找不到反驳他的理由。他曾经引用古人一幅对联来自娱，说什么“齐家治国那些事，儿辈为之；粗茶淡饭这点福，老夫享受。”他身上穿的衣服常常是连了又连，补了又补，甚至把儿女们穿旧不愿再穿的衣服捡来自

己穿。儿女们看不过去，劝他自己也添几件新衣服，他总是笑着说：“我老了，不比青年人要讲漂亮，只要穿在身上暖和就行。”有一年春节前他突然宣布他去裁缝店做了一件新衣服，准备过年穿，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待他取回来穿在身上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件深褐色的中山装是他用廉价白布做成，自己熬染料上的色。他咽气后，我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还看见一个他用红色语录本的塑料皮粗针大线亲手缝制的钱包，可想他一生清贫到何种程度。

父亲生活俭朴，但对人却十分大方。只要家里有客来，特别是老家乡下来的人，挂在屋梁上可怜巴巴的几块腊肉父亲总是毫不吝啬地切下一大块煮上，并要大大方方地请人喝酒。亲朋好友有困难只要向父亲开口，不管自己手头多么拮据，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想方设法为人排忧解难。有的人借了钱长期不还，父亲也从不追究。他老人家过世后，我堂兄一家从老家赶来守灵，哭得死去活来，非要把他老人家的骨灰盒接到乡下去安葬不可，其情之深，其意之切，决非出于客套。从他们的哭述中我才知道，父亲曾经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在他们父亲——我的伯伯过世时，一家人生活不下去，全靠父亲接济，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节俭和大方就是这样巧妙地在父亲身上融为一体了，难怪人们称赞他德高望重，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劳动人民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父亲虽然是个小老百姓，但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常常给子孙们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记得我16岁参军离家出走的时候，父亲为了勉励我，曾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至阴生秋又来，顽强菊花傲霜开。革命胜利非容易，人民血汗换得来。男儿从军出乡关，任务完成才回还。志

气长虹冲斗牛，卫国休恋桑梓间。”在我入伍第二年母亲不幸得了胃癌，哥哥几次来信告诉母亲病重要我请假回家探望，但由于当时我所在部队在新疆执行特殊任务不准请假，故只好回信说明情况，请兄长代为我尽孝。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了让我安心服役，便不准哥哥再写信通报母亲的病情，直到母亲去世一年多，我对每次去信探问母亲病情哥哥总是含糊其辞产生怀疑，去信警告哥哥若不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回家要与他算账后，哥哥才含泪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并申明这是父亲要他这样做的，我才知道父亲的一番苦心。父亲酷爱读报，特别对报纸的国际版和《参考消息》感兴趣，每每看后还要发表一番评论。在他身体好能去茶馆喝盖碗沱茶的时候，遇到有人歪曲党的对外政策散布奇谈怪论时，他常常据理力争进行反驳，并旁证博引，说得人家哑口无言，心悦诚服。不了解他底细的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十分佩服，还以为他退休之前肯定是相当级别的干部或知识分子。

父亲对人谦和，群众关系极好。也许他从小就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奉为座右铭，所以，长大后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周人明改为了周穆熙。他不仅对自己的后人从不摆架子，发脾气，就是对外人也是礼让三分。在儿媳们相互发生矛盾，到他老人家面前诉说对方不是的时候，他从不轻易表态偏袒一方，总是规劝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和为贵”。遇到左邻右舍发生矛盾，他也常常去劝解，由于他人缘好，大家都乐于听他的。我舅舅性情耿直，遇到看不惯或不顺心的事欢喜“大嗓门”直嚷嚷，父亲与他比起来，显得很有涵养。认识我父亲和舅舅的人总喜欢拿他俩人进行比较，还常常当着舅舅的面夸父亲说：“这个糯米老头豁达，好接近。”

父亲年纪大了，但总是闲不住。在他身体尚能支持的时候，总是拄着拐杖，到处走走。平时在家也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不是缝补破衣服，就是修理破家具，家中那架木楼梯他不知钉过多少回。我家住的是一幢带地屋的木捆绑房子，没有院坝，也没有晒台，父亲却异想天开地养起花草来。他觉得养名贵花草死了划不来，便摘来几枝夹竹桃、万年青插在他从废品站买回的破瓷瓶及破脸盆中当花养。他经常浇水施肥，追着从窗户射进屋里的阳光把花瓶、花盆移来移去，十分辛劳。说来也怪，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插在花瓶里的夹竹桃居然长出了很多不定根。栽在破脸盆里的万年青也长得枝繁叶茂，只是由于缺乏光照，颜色显得有些苍白。我们给父亲开玩笑说，栽这些玩意有什么意思，干脆扔掉算了。父亲却说：“这些花草虽然不值钱，但也是一片春光，一条生命，不要轻易毁掉它们。”直到父亲逝世后，他亲手栽培的这些花草仍然活着，看着它们瘦弱的身躯，想着父亲生前说过的话，倍感生命的可贵，更理解父亲渴望多活几年的心愿。

埋葬父亲骨灰盒的时候，陪伴他的只有一杆他心爱的铝制烟嘴的短烟竿和一架还断了一条腿的老花眼镜。我们把他葬在早已过世的母亲身边，实希望他能与母亲团聚，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母亲的照顾，多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

推开窗户，眺望着庭院里植着的那几棵在夜空中舒枝展叶、冠大如盖的数百年的古榕树，听着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春雨，心里充满了惆怅，我努力寻觅着父亲的声音。书案上铺着我尚未涂抹完的稿子。这时，一种崇高的感情在我脑海里升华，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写写父亲，尽管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写于 1988 年夏

母 亲

母爱，是人类繁衍的襁褓，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题记

“小白菜儿
地里黄哟
三、两岁呀
没有娘哟……
弟弟吃的是鸡鸭蛋■
我吃的是洗碗汤哟……”

每逢听到这首充满着悲愤哀怨之情的儿歌《小白菜》响起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眼前就浮现出母亲那端庄慈祥的面容，仿佛她老人家还坐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用她长满冻疮的手抚摩着我们的头，满怀激情地，一字一句地在教我们唱这首歌。记得母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格外沉重，发音嘶哑低沉，眼眶里还时时噙着泪水，似乎是在凭借这些歌词诉说她一生悲惨的遭遇，倾吐她对子女的爱心。

母亲的一生经历平凡得象一棵长在地里的小白菜，等待着春风把它吹绿，又无奈地在秋风中憔悴，最后默默无闻地枯萎、凋零，化为滋润新生命的沃土。母亲1911年10月12日出生于重庆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外公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患病过世，全靠外婆给人家打临工、做临活，把她和舅舅哺养成人。